# 藥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孔乙己

藥
作者：魯迅
1919年4月

明天

本作品收錄於《吶喊》和《新青年·第六卷·第五號》

一

秋天的後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太陽還沒有出，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；除了夜遊的東西，什麼都睡着。華老栓忽然坐起身。擦着火柴，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，茶館的兩間屋子裏，便瀰滿了青白的光。

『小栓的爹，你就去麼？』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。裏邊的小屋子裏，也發出一陣咳嗽。

『唔。』老栓一面聽，一面應，一面扣上衣服；伸手過去說，『你給我罷。』

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包洋錢，交給老栓，老栓接了，抖抖的裝入衣袋，又在外面按了兩下；便點上燈籠，吹熄燈盞，走向裏屋子去了。那屋子裏面，正在窸窸窣窣的響，接着便是一通咳嗽。老栓候他平靜下去，纔低低的叫道：『小栓……你不要起來。……店麼？你娘會安排的。』

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，料他安心睡了；便出了門，走到街上。街上黑沈沈的一無所有，只有一條灰白的路，看得分明。燈光照着他的兩脚，一前一後的走。有時也遇到幾隻狗，可是一隻也沒有叫。天氣比屋子裏冷得多了；老栓倒覺爽快，彷彿一旦變了少年，得了神通，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，跨步格外高遠。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，天也愈走愈亮了。

老栓正在專心走路，忽然喫了一驚，遠遠裏看見一條丁字街，明明白白橫着。他便退了幾步，尋到一家關着門的鋪子，蹩進簷下，靠門立住了。好一會，身上覺得有些發冷。

『哼，老頭子。』

『倒高興。……』

老栓又喫一驚，睜眼看時，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。一個還回頭看他，樣子不甚分明，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，眼裏閃出一種攫取的光。老栓看看燈籠，已經熄了。按一按衣袋，硬硬的還在。仰起頭兩面一望，只見許多古怪的人，三三兩兩，鬼似的在那里徘徊；定睛再看，卻也看不出什麽別的奇怪。

沒有多久，又見幾個兵，在那邊走動；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，遠地裏也看得清楚，走過面前的，並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鑲邊。——一陣腳步聲響，一眨眼，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。那三三兩兩的人，也忽然合作一堆，潮一般向前趕；將到丁字街口，便突然立住，簇成一個半圓。

老栓也向那邊看，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；頸項都伸得很長，彷彿許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靜了一會，似乎有點聲音，便又動搖起來，轟的一聲，都向後退；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幾乎將他擠倒了。

『喂！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！』一個渾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像兩把刀。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。那人一隻大手，向他攤着；一隻手卻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，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。

老栓慌忙摸出洋錢，扯抖的想交給他，卻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。那人便焦急起來，嚷道，『怕什麽？怎的不拿！』老栓還躊躇着；黑的人便搶過燈籠，一把扯下紙罩，裹了饅頭，塞與老栓；一手抓過洋錢，捏一捏，轉身去了。嘴裏哼着說：『這老東西……。』

『這給誰治病的呀？』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，但他並不答應；他的精神，現在只在一個包上，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，別的事情，都已置之度外了。他現在要將這包裏的新的生命，移植到他家裏，收穫許多幸福。太陽也出來了；在他面前，顯出一條大道，直到他家中，後面也照見丁字有頭破匾上『古口亭口』這四個黯淡的金字。

## 二

老栓走到家，店面早經收拾乾淨，一排一排的茶桌，滑溜溜的發光。但是沒有客人；只有小栓坐在裏排的桌前喫飯，大粒的汗，從額上滾下，夾襖也貼住了脊心，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，印成一個陽文的『八』字。老栓見這樣子，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。他的女人，從竈下急急走出，睜着眼睛，嘴脣有些發抖。

『得了麼？』

『得了。』

兩個人一齊走進竈下，商量了一會；華大媽便出去了，不多時，拏着一片老荷葉回來，攤在桌上。老栓也打開燈籠罩，用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。小栓也喫完飯，他的母親慌忙說：——
『小栓——你坐着，不要到這裏來。』
一面整頓了竈火，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，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，一同塞在竈裏，一陣紅黑的火燄過去時，店屋裏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。

『好香！你們喫什麼點心呀？』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。這人每天總在茶館裏過日，來得最早，去得最遲，此時恰恰蹩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，便坐下問話，然而沒有人答應他。
『炒米粥麼？』仍然沒有人應。老栓匆匆走出，給他泡上茶。

『小栓進來罷！』華大媽叫小栓進了裏面的屋子，中間放好一條凳，小栓坐了。他的母親端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，輕輕說：——

『喫下去罷，——病便好了。』

小栓撮起這黑東西，看了一會，似乎拏着自己的性命一般，心裏說不出的奇怪。十分小心的拗開了，焦皮裏面竄出一道白氣，白氣散了，是兩半個白麵的饅頭。——不多工夫，已經全在肚裏了，卻全忘了什麽味；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。他的旁邊，一面立着他的父親，一面立着他的母親，兩人的眼光，都彷彿要在他身裏注進什麽又要取出什麽似的；便禁不住心跳起來，按着胸膛，又是一陣咳嗽。

『睡一會罷，——便好了。』

小栓依他母親的話，咳着睡了。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，纔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。

三

店裏坐着許多人，老栓也忙了，提着大銅壺，一趟一趟的給客人沖茶；兩個眼眶，都圍着一圈黑線。

『老栓，你有些不舒服麽？——你生病麽？』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。

『沒有。』

『沒有？——我想笑嘻嘻的，原也不像……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。

『老栓只是忙。要是他的兒子……』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，被一件玄色布衫，散着紐釦，用很寬的玄色腰帶，胡亂綑在腰間。剛進門，便對老栓嚷道：——

『喫了麽？好了麽？老栓，就是運氣了你！你運氣，要不是我信息靈。……』

老栓一手提了茶壺，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；笑嘻嘻的聽。滿座的人，也都恭恭敬敬的聽。華大媽也黑着眼眶，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葉來，加上一個橄欖，老栓便去沖了水。

『這是包好！這是與衆不同的。你想，趁熱的拏來，趁熱喫下。』橫肉的人只是嚷。

『眞的呢，要沒有康大叔照顧，怎麼會這樣……』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。

『包好，包好！這樣的趁熱喫下。這樣的人血饅頭，什麼癆病都包好！』

華大媽聽到『癆病』這兩個字，變了一點臉色，似乎有些不高興；但又立刻堆上笑，搭赸着走開了。這康大叔卻沒有覺察，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，嚷得裏面睡着的小栓也合夥咳嗽起來。

『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。這病自然一定全好；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。』花白鬍子一面說，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，低聲下氣的問道，『康大叔—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，便是夏家的孩子，那是誰的孩子？究竟是什麼事？』

『誰的？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？那個小傢伙！』康大叔見衆人都聳起耳朵聽他，便格外高興，橫肉塊塊飽綻，越發大聲說，『這小東西不要命，不要就是了。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；連剝下來的衣服，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拏去了。——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；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，獨自落腰包，一文不花。』

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走出，兩手按了胸口，不住的咳嗽；走到竈下，盛出一碗冷飯，泡上熱水，坐下便喫。華大媽跟着他走，輕輕的問道，『小栓你好些麼？——你仍舊只是肚餓？……』

『包好，包好！』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，仍然回過臉，對衆人說，『夏三爺眞是乖角兒，要是他不先告官，連他滿門抄斬。現在怎樣？銀子！——這小東西也眞不成東西！關在牢裏，還要勸牢頭造反。』

『阿呀，那還了得。』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，很現出氣憤模樣。

『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，他卻和他攀談了。他說：這大淸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。你想：這是人話麼？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，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，搾不出一點油水，已經氣破肚皮了。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，便給他兩個嘴巴！』

『義哥是一手好拳棒，這兩下，一定够他受用了。』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。

『他這賤骨頭打不怕，還要說可憐可憐哩。』

花白鬍子的人說，『打了這種東西，有什麽可憐呢？』

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，冷笑着說，『你沒有聽清我的話；看他神氣，是說阿義可憐哩！』

聽着的人的眼光，忽然有些板滯；話也停頓了，小栓已經喫完飯，喫得滿身流汗，頭上都冒出蒸氣來。

『阿義可憐——瘋話，簡直是發了瘋了。』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。

『發了瘋了。』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。

店裏的坐客，便又現出活氣，談笑起來。小栓也趁着熱鬧，拚命咳嗽；康大叔走上前，拍他肩膀說：——

『包好！小栓——你不要這麽咳。包好！』

『瘋了。』駝背五少爺點着頭說。

四

西關外靠着城根的地面，本是一塊官地；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，是貪走便道的人，用鞋底造成的，但卻成了自然的界限。路的左邊，都埋着死刑和瘦斃的人，右邊是窮人的叢塚。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，宛然闊人家裏祝壽時候的饅頭。

這一年的清明，分外寒冷；楊柳纔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。天明未久，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坐新墳前面，排出四碟菜，一碗飯，哭了一場。化過紙，呆呆的坐在地上；彷彿等候什麽似的，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麽。微風起來，吹動他短髮，確乎比去年白得多了。

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，也是半白頭髮，襤褸的衣裙；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，外挂一串紙錠，三步一歇的走。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，便有些躊躇，慘白的臉上，現出

些羞愧的顏色；但終于硬着頭皮，走到左邊的一坐墳前，放下了籃子。

那墳與小栓的墳，一字兒排着，中間只隔一條小路。華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，一碗飯，立着哭了一通，化過紙錠；心裏暗暗地想，『這墳裏的也是兒子了。』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，忽然手脚有些發抖，蹌蹌踉踉退下幾步，瞪着眼只是發怔。

華大媽見這樣子，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；便忍不住立起身，跨過小路，低聲對他說，『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，——我們還是回去罷。』

那人點一點頭，眼睛仍然向上瞪着；也低聲吃吃的說道，『你看。——看這是什麽呢？』

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，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墳，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，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，煞是難看。再往上仔細看時，卻不覺也喫一驚；——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，圍着那尖圓的墳頂。

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，但望這紅白的花，卻還能明白看見。花也不很多，圓圓的排成一個圈，不很精神，倒也整齊。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，卻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，零星開着；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，不願意根究。那老女人又走近幾步，細看了一遍，自言自語的說，『這沒有根，不像自己開的！這地方有誰來呢？孩子不會來玩；——親戚本家早不來了。——這是怎麽一回事呢？』他想了又想，忽又流下淚來，大聲說道：——

『瑜兒，他們都冤枉了你，你還是忘不了，傷心不過，今天特意顯點靈，要我知道麽？』他四面一看，只見一隻烏鴉，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，便接着說，『我知道了。——瑜兒，可憐他們坑了你，他們將來總有報應，天都知道；你閉了眼睛就是了。——你如果眞在這裏，聽到我的話，——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，給我看罷。』

微風早經停息了；枯草支支直立，有如銅絲。一絲發抖的聲音，在空氣中愈顫愈細，細到沒有，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。兩人站在枯草叢裏，仰面看那烏鴉；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，縮着頭，鐵鑄一般站着。

許多的工夫過去了；上墳的人漸漸增多，幾個老的小的，在土墳間出沒。

華大媽不知怎的，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，便想到要走；一面勸着說，『我們還是回去罷。』

那老女人歎一口氣，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；又遲疑了一刻，終于慢慢地走了。嘴裏自言自語的說，『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……』

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，忽聽得背後『啞——』的一聲大叫；兩個人都竦然的回過頭，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，一挫身，直向着遠處的天空，箭也似的飛去了。

（一九一九年四月。）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本作品現時在兩岸因著作權保護期屆滿而屬於公有領域。根據2020年第三次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二十三條第二款（司法管轄區為中國大陸，不包括香港和澳門）和中華民國《著作權法》第三十三條（目前司法管轄區為臺澎金馬地區），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作品，在首次發表50年後，或者自創作完成起50年內未發表，即進入公有領域。其他適用作品則在作者死亡後50年進入公有領域。

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》（2001年修正版），法人作品應滿足三點要求：（1）由法人（或其他組織，以下簡稱「法人」）主持創作，而非工作人員自發進行；（2）創作思想及表達方式體現法人意志；（3）由法人負責，而非執筆者。（詳情）

魯迅《药》最初于1919年5月在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。《鲁迅全集》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于1938年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